



山人碧巖集

卷九之十

三十三

服部文庫
117
387
5





117  
387  
5

佛果園悟禪師碧岩集卷第九



秣陵遠庵吳自弘校

天界比丘性湛 閱

垂示云攬旗奪鼓千聖莫窮坐斷諸訛萬機不  
到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本體如然且道憑箇什  
麼得恁麼奇特

舉僧問藥山平田淺草塵鹿成羣如何射得

塵中塵把鬚投衙擊頭帶角出來腦後拔箭

山云看箭就身打劫下坡不走快便難逢着



僧放身便倒

灼然不同一死更不再活弄精

鬼漢

山云侍者拖出這死漢

據令而行不勞

再勘前箭猶輕後箭深

僧便走

棺木裏瞠眼

死中得活猶有氣息在

山云弄泥團漢有什

麼限

可惜許放過據令而行雪上加霜雪竇

拈云三步雖活五步須死

一手擡一手擲直

饒走百步也須喪身失命復云看箭且道雪

竇意落在什麼處若是同死同生藥山直得

目瞪口呆一向似無孔鐵鎚堪作何用

這公案洞下謂之借事問亦謂之辨主問用明  
當機鹿與麀尋常易射唯有麀中麀是鹿中之  
王最是難射此麀鹿常於崖石上利其角如鋒  
鏑頴利以身護惜羣鹿虎亦不能近傍這僧亦  
似惺惺引來問藥山用明第一機山云看箭作  
家宗師不妨奇特如擊石火似閃電光豈不見  
三平初叅石鞏鞏才見來便作彎弓勢云看箭  
三平撥開胸云此是殺人箭活人箭鞏彈弓弦  
三下三平便禮拜鞏云二十年一張弓兩隻箭



今日只射得半箇聖人便拗折弓箭三平後舉  
似大顛顛云既是活人箭爲什麼向弓弦上辨  
三平無語顛云三十年後要人舉此話也難得  
法燈有頌云古有石鞏師架弓矢而坐如是三  
十年知音無一箇三平中的來父子相投和子  
細返思量元伊是射梁石鞏作略與藥山一般  
三平頂門具眼向一句下便中的一似藥山道  
看箭其僧便作塵放身倒這僧也似作家只是  
有頭無尾既做圈纒要陷藥山爭奈藥山是作

家一向逼將去山云侍者拖出這死漢如展陣  
向前相似其僧便走也好是則是爭奈不脫酒  
粘脚粘手所以藥山云弄泥團漢有什麼限藥  
山當時若無後語千古之下遭人檢點山云看  
箭這僧便倒且道是會是不會若道是會藥山  
因什麼却恁麼道弄泥團漢這箇最惡正似僧  
問德山學人仗鎊鎊劍擬取師頭時如何山引  
頸近前云因僧云師頭落也德山低頭歸方丈  
又巖頭問僧什麼處來僧云西京來巖頭云黃



巢過後曾收得劍麼僧云收得巖頭引頸近前  
云因僧云師頭落也巖頭呵呵大笑這般公案  
都是陷虎之機正類此恰是藥山不管他只爲  
識得破只管逼將去雪竇云這僧三步雖活五  
步須死這僧雖甚解看箭便放身倒山云侍者  
拖出這死漢僧便走雪竇道只恐三步外不活  
當時若跳出五步外天下人便不奈他何作家  
相見須是賓主始終互換無有間斷方有自由  
自在分這僧當時既不能始終所以遭雪竇檢

點後面亦自用他語頌云

塵中塵

高着眼看擎頭戴角去也

君看取何

似生第二頭走要射便射看什麼下一箭

中也須知藥山好手走三步活鱉鱉地只得

二步死了多時五步若活作什麼跳百步忽

有箇死中得活時如何成羣趁虎二俱並照

須與他倒退始得天下衲僧放他出頭也只

在草窠裏正眼從來付獵人爭奈藥山未肯

承當這話藥山則故是雪竇又作麼生也不



不干藥山事也不干雪竇事也不干山僧事也

不干上座事雪竇高聲云看箭一狀領過也

須與他倒退始得打云已塞却你咽喉了也

塵中塵君看取衲僧家須是具塵中塵底眼有  
塵中塵底頭角有機關有作略任是插翼猛虎  
戴角大蟲也只得全身遠害這僧當時放身便  
倒自道我是塵下一箭走三步山云看箭僧便  
倒山云侍者拖出這死漢這僧便走也甚好爭  
奈只走得二步五步若活成羣趁虎雪竇道只

恐五步須死當時若跳得出五步外活時便能  
成羣去趁虎其塵中塵角利如鎗虎見亦畏之  
而走塵為鹿中王常引羣鹿趁虎入別山雪竇  
後面頌藥山亦有當機出身處正眼從來付獵  
人藥山如能射獵人其僧如塵雪竇是時因上  
堂舉此語束為一團話高聲道一句云看箭坐  
者立者一時起不得

垂示云竿頭絲線具眼方知格外之機作家方  
辨且道作麼生是竿頭絲線格外之機試舉看



舉僧問大龍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話

作兩極分開也好

龍云山花開似錦澗水湛

如藍無孔笛子撞着甌拍板渾崙擘不破人

從陳州來却往許州去

此事若向言語上覓一如掉棒打月且得沒交  
涉古人分明道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何故問  
在答處答在問處這僧擔一檐莽鹵換一檐鶻  
突致箇問端敗缺不少若不是大龍爭得蓋天  
蓋地他恁麼問大龍恁麼答一合相更不移易

一絲毫頭一似見兔放鷹看孔着楔三乘十二  
分教還有這箇時節麼也不妨奇特只是言語  
無味杜塞人口是故道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  
歸鳥夜迷巢有者道只是信口答將去若恁麼  
會盡是滅胡種族漢殊不知古人一機一境敲  
枷打鎖一句一言渾金璞玉若是衲僧眼腦有  
時把住有時放行照用同時人境俱奪雙放雙  
收臨時通變若無大用大機爭解恁麼籠天罩  
地大似明鏡當臺胡來胡現漢來漢現此公案



與花藥欄話一般然意却不同這僧問處不明  
 大龍答處恰好不見僧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  
 何門云體露金風此謂之箭鋒相拄這僧問大  
 龍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大龍云山花開  
 似錦澗水湛如藍一如君向西秦我之東魯他  
 既恁麼行我却恁麼行與他雲門一倍相返  
 那箇恁麼行却易見這箇却不恁麼行却難見  
 大龍不妨三寸甚密雪竇頌云

問曾不知

東西不辨弄物不知名買帽相頭

冷風高

何似生今日正當這時節天下人有

眼不曾見有耳不曾聞

古巖寒檜不雨時更

好無孔笛子撞着甕拍板

堪笑路逢達道人

也須是親到這裏始得還我拄杖子來成羣

作隊恁麼來

不將語默對

向什麼處見大龍

將箇什麼對他好

手把白玉鞭一至七物

了也

驪珠盡擊碎留與後人看可惜許

不放過一着又恁麼去

增瑕額弄泥團作什

碎

增瑕額弄泥團作什



麼轉見郎當通犯彌夫國有憲章識法者懼

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三千條罪只道得一生

在八萬四千無量劫來墮無間業也未還得  
一半在

雪竇頌得最有工夫前來頌雲門話却云問既有宗答亦彼同這箇却不恁麼却云問曾不知答還不會大龍答處傍瞥直是奇特分明是誰恁麼問未問已前早納敗缺了也他答處俯能恰好應機宜道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你

人如今作麼生會大龍意答處傍瞥直是奇特所以雪竇頌出教人知道月冷風高更撞着古巖寒檜且道他意作麼生會所以適來道無孔笛子撞着甌拍板只這四句頌了也雪竇又怕人作道理却云堪笑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此事且不是見聞覺知亦非思量分別所以云的的無兼帶獨運何依賴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此是香嚴頌雪竇引用也不見僧問趙州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州云呈漆器這箇



便同適來話不落你情塵意想一似什麼手把  
白玉鞭驪珠盡擊碎是故祖令當行十方坐斷  
此是劍刃上事須是有恁麼作略若不恁麼總  
辜負從上諸聖到這裏要無些子事自有好處  
便是向上人行履處也既不擊碎必增瑕類便  
見漏逗畢竟是作麼生得是國有憲章二千條  
罪五刑之屬三千莫大於不孝憲是法章是條  
三千條罪一時犯了也何故如此只為不以本  
分事接人若是大龍必不恁麼也

舉雲門示眾云古佛與露柱相交是第幾機

二千里外沒交涉七花八裂自代云東家人

死西家人助哀一合相不可得南山起雲乾

坤莫覩刀斫不入北山下雨點滴不施半河

前半河北

雲門大師出八十餘員善知識遷化後七十餘  
年開塔觀之儼然如故他見地明白機境迅速  
大凡垂語別語代語直下孤峻只這公案如擊  
石火似閃電光直是神出鬼沒慶藏主云一大



藏教還有這般說話麼如今人多向情解上作活計道佛是三界導師四生慈父既是古佛爲什麼却與露柱相交若恁麼會卒摸索不着者喚作無中唱出殊不知宗師家說話絕意識絕情量絕生死絕法塵入正位更不存一法你纔作道理計較便纏脚纏手且道他古人意作麼生但只使心境一如好惡是非撼動他不得便說有也得無也得有機也得無機也得到這裏拍拍是令五祖先師道大小雲門元來膽小

若山僧只向他道第八機他道古佛與露柱相交是第幾機一時間且向目前包裹僧問未審意旨如何門云一條條三十文買他有定乾坤底眼既無人會後來自代云南山起雲北山下雨且與後學通箇入路所以雪竇只拈他定乾坤處教人見若纔犯計較露箇鋒鋦則當面蹉過只要原他雲門宗旨明他峻機所以頌出云

南山雲 乾坤莫覩刀斫不入  
北山雨 點滴不



施牛河南半河北四七二三面相觀幾處覓

不見帶累傷人露柱掛燈籠新羅國裏曾上

堂東湧西沒東行不見西行利那裏得這消

息來大唐國裏未打鼓遲一刻還我話頭來

先行不到末後太過苦中樂教阿誰知樂中

苦兩重公案使誰舉苦便苦樂便樂那裏有

兩頭三面來誰道黃金如糞土具眼者辨試

拂拭看阿刺刺可惜許且道是古佛是露柱

南山雲北山雨雪竇買帽相頭看風使帆向劍

刃上與你下箇注脚直得四七二三面相觀也

莫錯會此只頌古佛與露柱相交是第幾機了

也後面劈開路打葛藤要見他意新羅國裏曾

上堂大唐國裏未打鼓雪竇向電轉星飛處便

道苦中樂樂中苦雪竇似堆一堆七珍八寶在

這裏了所以末後有這一句子云誰道黃金如

糞土此一句是禪月行路難詩雪竇引來用禪

月云山高海深人不測古往今來轉青碧淺近

輕浮莫與交地卑只解生荆棘誰道黃金如糞



上張耳陳餘斷消息行路難行路難君自看且莫土曠人稀雲居羅漢

垂示云道是是無可是言非非無可非是非已去得失兩忘淨躑躅赤灑灑且道面前背後是箇什麼或有箇衲僧出來道面前是佛殿三門背後是寢堂方丈且道此人還具眼也無若辨得此人許你親見古人來

舉維摩詰問文殊師利這漢太煞合開一場合取口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知而故犯

文殊曰如我意者道什麼直得分踈不下擔

梅過狀把髻投衙於一切法喚什麼作一切

法無言無說道什麼無示無識瞞別人即得

離諸問答道什麼是為入不二法門用入作

什麼用許多葛藤作什麼於是文殊師利問

維摩詰我等各自說已仁者當說何等是菩

薩入不二法門這一靠莫道金粟如來設使

三世諸佛也開口不得倒轉鎗頭來也刺殺

一人中箭還似射人時雪竇云維摩道什麼



咄萬箭攢心替他說道理復云勘破了也其  
但當時卽今也恁麼雪竇也是賊過後張弓  
雖然爲衆勦力爭奈禍出私門且道雪竇還  
見得落處麼夢也未夢見說什麼勘破嶮全  
毛獅子也摸索不着

維摩詰令諸大菩薩各說不二法門時三十二  
菩薩皆以二見有爲無爲真俗二諦合爲一見  
爲不二法門後問文殊文殊云如我意者於一  
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爲入不

二法門蓋爲三十二人以言遺言文殊以無言  
遺言一時掃蕩總不要是爲入不二法門殊不  
知靈龜曳尾拂迹成痕又如掃筵掃塵相似塵  
雖去筵迹猶存末後依前除蹤跡於是文殊却  
問維摩詰云我等各自說已仁者當自說何等  
是菩薩入不二法門維摩詰默然若是活漢終  
不去死水裏浸却若作恁麼見解似狂狗逐塊  
雪竇亦不說良久亦不說默然據坐只去急急  
處云維摩道什麼只如雪竇恁麼道還見維摩



麼夢也未夢見在維摩乃過去古佛亦有眷屬  
助佛宣化具不可思議辯才有不可思議境界  
有不可思議神通妙用於方丈室中容三萬二  
千獅子寶座與八萬大衆亦不寬狹且道是什  
麼道理喚作神通妙用得麼且莫錯會若是不  
二法門唯同得同證方乃相共證知獨有文殊  
可與酬對雖然恁麼還免得雪竇檢責也無雪  
竇恁麼道也要與這二人相見云維摩道什麼  
又云勘破了也你且道是什麼處是勘破處只

這些子不拘得失不落是非如萬仞懸崖向上  
捨得性命跳得過去許你親見維摩如捨不得  
大似羝羊觸藩雪竇故然是捨得性命底人所  
以頌出云  
**除蹤跡** 一本作餘蹤跡

**咄這維摩老**

咄他作什麼朝打三千暮打八

百咄得不濟事好與三十棒

**悲生空懊惱**

悲他作什麼自有金剛王寶劍爲他閑事長無

明勞而無功

**臥疾毗耶離**

因誰致得帶累一

切人**全身太枯槁**

病則且置爲什麼口似匾



檐飯也喫不得喘也喘不得七佛祖師來客  
來須看賊來須打成羣作隊也須是作家始  
得一室且頻掃猶有這箇在元來在鬼窟裏  
作活計請問不二門若有可說被他說了也  
打云和闍黎也尋不見當時便靠倒蒼天蒼  
天道什麼不靠倒死中得活猶有氣息在金  
毛獅子無處討咄還見麼蒼天蒼天

雪竇道咄這維摩老頭上先下一咄作什麼以  
金剛王寶劍當頭直截須朝打三千暮打八百

始得梵語云維摩詰此云無垢稱亦云淨名乃  
過去金粟如來也不見僧問雲居簡和尚既是  
金粟如來爲什麼却於釋迦如來會中聽法簡  
云他不爭人我大解脫人不拘成佛不成佛若  
道他修行務成佛道轉沒交涉譬如圓覺經云  
以輪迴心生輪迴見入於如來大寂滅海終不  
能至永嘉云或是或非人不識逆行順行天莫  
測若順行則趣佛果位中若逆行則入衆生境  
界壽禪師道直饒你磨鍊得到這田地亦未可



順汝意在直待證無漏聖身始可逆行順行所以雪竇道悲生空懊惱維摩經云爲衆生有病故我亦有病懊惱則悲絕也臥疾毗耶離維摩示疾於毗耶離城也唐時王玄策使西域過其居遂以手板縱橫量其室得十笏因名方丈全身太枯槁因以身疾廣爲說法云是身無常無強無力無堅遂朽之法不可信也爲苦爲惱衆病所集乃至陰界人所共合成七佛祖師來文殊是七佛祖師承世尊旨往彼問疾一室且頻

掃方丈內皆除去所有唯留一榻等文殊至請問不二法門也所以雪竇道請問不二門當時便靠倒維摩口似匾檐如今禪和子便道無語是靠倒且莫錯認定盤星雪竇拶到萬仞懸崖上却云不靠倒一手擡一手搦他有這般手脚直是用得玲瓏此頌前面拈云維摩道什麼金毛獅子無處討非但當時卽今也恁麼還見維摩老麼盡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皆變作金毛獅子也摸索不着



垂示云把定世界不漏纖毫盡大地人亡鋒結  
舌是衲僧正令頂門放光照破四天下是衲僧  
金剛眼睛點鐵成金點金成鐵忽擒忽縱是衲  
僧拄杖子坐斷天下人舌頭直得無出氣處倒  
退三千里是衲僧氣宇且道總不恁麼時畢竟  
是箇什麼人試舉看

舉僧到桐峰庵主處便問這裏忽逢大蟲時  
又作麼生作家弄影漢草窠裏一箇半箇庵  
主便作虎聲將錯就錯却有牙爪同生同死

承言須會宗僧便作怕勢兩箇弄泥團漢兒

機而作似則也似是則未是庵主呵呵大笑

猶較些子笑中有刀亦能放亦能收僧云這

老賊也須識破敗也兩箇都放行庵主云爭

柰老僧何勞耳便掌可惜放過雪上加霜又

一重僧休去恁麼休去二俱不了蒼天蒼天

雪竇云是則是兩箇惡賊只解掩耳偷鈴言

猶在耳邊他雪竇點檢且道當時合作麼生  
免得點檢天下衲僧不到



大雄宗派下出四庵主大梅白雲虎溪桐峰看  
他兩人恁麼眼親手辦且道請訛在什麼處古  
人一機一境一言一句雖然出在臨時若是眼  
目周正自然活潑潑地雪竇拈教人識邪正辨  
得失雖然如此在他達人分上雖處得失却無  
得失若以得失見他古人則沒交涉如今人須  
是各各窮到無得失處然後以得失辨人若一  
向去揀擇言句處用心又到幾時得了去不見  
雲門大師道行脚漢莫只空遊州獵縣只欲得

提撕開言語待老和尚口動便問禪問道向  
向下如何若何大卷抄將去徑向肚皮裏卜度  
到處火爐邊三箇五箇聚頭舉口喃喃地便道  
這箇是公才語這箇是就身打出語這箇是事  
上道底語這箇是體裏語體你屋裏老爺老娘  
啗却飯了只管說夢便道我會佛法了也將知  
恁麼行脚驢年得休歇去古人暫時拈弄豈  
有勝負得失是非等見桐峰見臨濟其時在深  
山卓庵老僧到彼中遂問這裏忽逢大蟲時又



作麼生峰便作虎聲也好就事便行這僧也會  
將錯就錯便作怕勢庵主呵呵大笑僧云這老  
賊峰云爭奈老僧何是則是二俱不了千古之  
下遭人點檢所以雪竇道是則是兩箇惡賊只  
解掩耳偷鈴他二人雖皆是賊當機却不用所  
以掩耳偷鈴此一老如排百萬軍陣却只鬪掃  
帚若論此事須是殺人不眨眼底手脚若一向  
縱而不擒一向殺而不活不免遭人怪笑雖然  
如是他古人亦無許多事看他兩箇恁麼總是

見機而作五祖道神通遊戲三昧慧炬三昧莊  
嚴主三昧自是後人脚跟不點地只去點檢古  
人便道有得有失有底道分明是庵主落節且  
得沒交涉雪竇道他二人相見皆有放過處其  
僧道這裏忽逢大蟲時又作麼生峰便作虎聲  
此便是放過處乃至道爭奈老僧何此亦是放  
過處着着落在第二機雪竇道要用便用如今  
人聞恁麼道便道當時好與行令且莫盲枷瞎  
棒只如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且道古



人意如何雪竇後面便只如此頌出且道畢竟  
作麼生免得掩耳偷鈴去頌云

見之不取蹉過了也已是千里萬里思之千

里悔不慎當初蒼天蒼天好箇瑛瑛聞黎自

領出去爭奈未解用在爪牙未備只恐用處

不明待爪牙備向你道君不見大雄山下忽

相逢有條攀條無條攀例落落聲光皆振地

這大蟲却恁麼去猶較些子幾箇男兒是丈

夫大丈夫見也無老婆心切若解開眼同牛

同死雪竇打葛藤收虎尾兮捋虎鬚忽然

出如何收收天下衲僧在這裏忽有箇出來

便與一撥若無收放你三寸捧教你轉身吐

氣喝打云何不道這老賊

見之不取思之千里正當險處都不能使等他

道爭奈老僧何好與本分草料當時若下得這

手脚他必須有後語二人只解放不解收見之

不取早是白雲萬里更說什麼思之千里好箇

瑛瑛爪牙未備是則是箇大蟲也解藏牙伏爪



爭柰不解咬人君不見大雄山下忽相逢落落  
聲光皆振地百丈一日問黃檗云什麼處來檗  
云山下採菌子來丈云還見大蟲麼檗便作虎  
聲丈於腰下取斧作斫勢檗約住便掌丈至晚  
上堂云大雄山下有一虎汝等諸人出入切須  
好看老僧今日親遭一口後來馮山問仰山黃  
檗虎話作麼生仰云和尚尊意如何馮山云百  
丈當時合一斧斫殺因什麼到如此仰山云不  
然馮山云子又作麼生仰山云不唯騎虎頭亦

解收虎尾馮山云寂子甚有險崖之句雪竇引  
用明前面公案聲光落落振於大地也這箇些  
子轉變自在要句中<sub>二</sub>有出身之路大丈夫見也  
無還見麼收虎尾分捋虎鬚也須是本分在你  
收虎尾捋虎鬚未免一時穿却鼻孔  
垂示云把定世界不漏絲毫截斷衆流不存涓  
滴開口便錯擬議卽差且道作麼生是透關底  
眼試道看

舉雲門垂語云人人盡有光明在黑漆桶看



時不見暗昏昏

看時暗

作麼生是諸人光明

山是山水是水漆桶裏洗黑汁

自代云厨庫

三門

老婆心切打葛藤作什麼

又云好事不

如無

自知較一半猶較些子

雲門室中垂語接入你等諸人脚跟下各各有一段光明輝騰今古迥絕見知雖然光明恰到問着又不曾豈不是暗昏昏地二十年垂示都無人會他意香林後來請代語門云厨庫三門又云好事不如無尋常代語只一句爲什麼這

裏却兩句前頭一句爲你略開一線路教你見若是箇漢聊聞舉着剔起便行他怕人滯在此又云好事不如無依前與你掃却如今人纔聞舉着光明便去瞠眼云那裏是厨庫那裏是三門且得沒交涉所以道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此事不在眼上亦不在境上須是絕知見忘得失淨躑躅赤灑灑各各當人分上究取始得雲門云日裏來往日裏辨入忽然半夜無日月燈光曾到處則故是未曾到處取一件物還取



得麼參同契云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觀當暗  
中有明勿以明相遇若坐斷明暗且道是箇什  
麼所以道心花發明照十方刹盤山云光非照  
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復是何物又云卽此見  
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箇中若了全無事  
體用何妨分不分但會取末後一句了却去前  
頭遊戲畢竟不在裏頭作活計古人道以無住  
本立一切法不得去這裏弄光影弄精魂又不  
得作無事會古人道寧可起有見如須彌山不

可起無見如芥子許一乘人多偏墜此見雪竇

頌云

自照列孤明

森羅萬象賓主交參裂轉鼻孔

瞎漢作什麼爲君通一線

何止一線十日並

照放一線道卽得花謝樹無影

打葛藤有什

麼了期向什麼處摸索黑漆桶裏盛黑汁看

時誰不見

瞎不可總扶籬摸壁兩瞎三瞎見

不見

兩頭俱坐斷瞎

倒騎牛兮入佛殿

中三

門合掌我話頭來打云向什麼處去也雪



實也只向鬼窟裏作活計還會麼半夜日頭

出日午打三更

自照列孤明自家脚跟下本有此一段光明只是尋常用得暗所以雲門大師與你羅列此光明在你面前且作麼生是諸人光明厨庫三門此是雲門列孤明處也盤山道心月孤圓光吞萬象這箇便是真常獨露然後與君通一線亦怕人着在厨庫三門處厨庫三門則且從却朝花亦謝樹亦無影日又落月又暗盡乾坤大地

黑漫漫地諸人還見麼看時誰不見且道是誰不見到這裏當明中有暗暗中有明皆如前後步自可見雪竇道見不見頌好事不如無合見又不見合明又不明倒騎牛兮入佛殿入黑漆桶裏去也須是你自騎牛入佛殿看道是箇什麼道理

垂示云明眼漢沒窠臼有時孤峰頂上草漫漫有時鬧市裏頭赤灑灑忽若忿怒那吒現三頭六臂忽若日面月面放普攝慈光於一塵現一



切身為隨類人和泥合水忽若撥着向上竅佛  
眼也覷不着設使千聖出頭來也須倒退三千  
里還有同得同證者麼試舉着

舉雲門示眾云藥病相治一合相不可得盡  
大地是藥苦瓠連根苦擺向一邊那箇是自  
已甜瓜徹蒂甜那裏得這消息來

治

澄之切攻理也音持

雲門道藥病相治盡大地是藥那箇是自己諸  
人還有出身處麼二六時中管取壁立千仞德

山棒如雨點臨濟喝似雷奔則且置釋迦自釋  
迦彌勒自彌勒未知落落處者往往喚作藥病相  
校會去世尊四十九年三百餘會應機設教皆  
是應病與藥如將蜜果換苦葫蘆相似既淘汝  
諸人業根令灑灑落落盡大地是藥你向什麼  
處插觜若插得觜許你有轉身吐氣處便親見  
雲門你若回顧躊躇管取插觜不得雲門在你  
脚跟底藥病相治也只是尋常語論你若着有  
與你說無你若着無與你說有你若着不有不



無與你去糞埽堆上現丈六金身頭出頭沒只  
如今盡大地森羅萬象乃至自己一時是藥當  
恁麼時却喚那箇是自己你一向喚作藥彌勒  
佛下生也未夢見雲門在畢竟如何識取鉤頭  
意莫認定盤星文殊一日令善財去採藥云不  
是藥者採將來善財徧採無不是藥却來白云  
無不是藥者文殊云是藥者採將來善財乃拈  
一枝草度與文殊文殊提起示衆云此藥亦能  
殺人亦能活人此藥病相治話最難看雲門室

詩常用接入金鷲長老一日訪雪竇他是箇  
作家乃臨濟下尊宿與雪竇論此藥病相治話  
一夜至天光方能盡善到這裏學解思量計較  
總使不着雪竇後有頌送他道藥病相治見最  
難萬重關鎖太無端金鷲道者來相訪學海波  
瀾一夜乾雪竇後面頌得最有工夫他意亦在  
賓亦在生自可見也頌云

盡大地是藥 教誰辨的撒沙撒土價高處着  
古今何太錯 言中有響一筆勾下咄 閉門不



造車大小雪竇為衆竭力禍出私門坦蕩不

辨一絲毫阿誰有閑工夫向鬼窟裏作活計

通途自家廓脚下便入草上馬見路信手拈

來不妨奇特錯錯雙劍倚空飛一箭落雙鵬

鼻孔遼天亦穿却頭落也打云穿却了也

盡大地是藥古今何太錯你若喚作藥會自古

自今一時錯了也雪竇云有般漢不解截斷大

梅脚跟只管道貪程太速他解截雲門脚跟為

雲門這一句惑亂天下人雲門云拄杖子是浪

言你七縱八橫盡大地是浪看你頭出頭沒問

門不造車通途自家廓雪竇道為你通一線路

你若閉門造車出門合轍濟箇甚事我這裏閉

門也不造車出門自然寥廓他這裏略露些子

縫罅教人見又連忙却道錯錯前頭也錯後頭

也錯誰知雪竇開一線路也是錯既然鼻孔遼

天為什麼也穿却要會麼且參三十年你有拄

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若無拄杖子不免被人

穿却鼻孔



垂示云門庭施設且恁麼破一作三入理深談  
也須是七穿八穴當機敲點擊碎金鎖玄關據  
令而行直得掃蹤滅跡且道誦訛在什麼處具  
頂門眼者請試舉看

舉玄沙示眾云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隨

分開個鋪席隨家豐儉忽遇三種病人來作

麼生接打草只要蛇驚山僧直得目瞪口呆

管取倒退三千里患盲者拈鎚豎拂他又不

見端的瞎是則接物利生未必不見在患聾

者言言三昧他又聞端的聾是則接物利

生未必聾在是那箇未聞在患啞者教伊說

又說不得端的啞是則接物利生未必啞在

是那箇未說在且作麼生接若接此人不得

佛法無靈驗誠哉是言山僧拱手歸降已接

了也便打僧請益雲門也要諸方共知着雲

門云汝禮拜着風行草偃僧禮拜起這僧

拗折拄杖子也雲門以拄杖拄僧退後門云

汝不是患盲端的瞎莫道這僧患盲好復喚



近前來僧近前

第二杓惡水澆觀音來也當

時好與一喝

門云汝不是患聾

端的聾莫道

這僧患聾好

門乃云還會麼

何不與本分草

料當時好莫作聲僧云不會

兩重公案蒼天

蒼天門云汝不是患啞

端的啞口吧吧地莫

道這僧啞好

僧於此有省

賊過後張弓討什

麼碗

玄沙叅到絕情塵意想淨躑躑赤灑灑地處方  
解恁麼道是時諸方列刹相望尋常示眾道諸

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忽遇三種病人來時作  
麼生接患盲者拈鏡豎拂他又見患聾者語  
言三昧他又不聞患啞者教他說又說不得且  
作麼生接若接此人不得佛法無靈驗如今人  
若作盲聾瘖啞會卒摸索不着所以道莫向句  
中死却須是會他玄沙意始得玄沙常以此語  
接入有僧久在玄沙處一日上堂僧問和尚云  
三種病人話還許學人說道理也無玄沙云許  
僧便珍重下去沙云不是不是這僧會得他玄



沙意後來法眼云我聞地藏和尚舉這僧語方  
會三種病人話若道這僧不會法眼爲什麼却  
恁麼道若道他會玄沙爲什麼却道不是不是  
一日地藏道某甲聞和尚有三種病人話是否  
沙云是藏云瑤琛現有眼耳鼻舌和尚作麼生  
接玄沙便休去若會得玄沙意豈在言句上他  
會底自然殊別後有僧舉似雲門門便會他意  
云汝禮拜僧禮拜起門以拄杖拄這僧退後  
門去汝不是患盲復喚近前來僧近前門云汝

不是患聾乃云會麼僧云不會門云汝不是患  
啞其僧於此有省當時若是箇漢等他道禮拜  
着便與掀倒禪床豈見有許多葛藤且道雲門  
與玄沙會處是同是別佗兩人會處都只一般  
看佗古人出來作千萬種方便意在鈎頭上多  
少苦口只令諸人各各明此一段事五祖老師  
云一人說得却不會一人却會說不得二人若  
來參如何辨得他若辨這兩人不得管取爲人  
解粘去縛不得在若辨得纔見入門我便着草



鞋向你肚裏走幾遭了也猶自不省討什麼碗  
出去且莫作盲聾瘖啞會好若恁麼計較所以  
道眼見色如盲等耳聞聲如聾等又道滿眼不  
視色滿耳不聞聲文殊常觸目觀音塞耳根到  
這裏眼見如盲相似耳聞如聾相似方能與玄  
沙意不爭多諸人還識盲聾瘖啞底漢子落處  
麼看取雪竇頌云

盲聾瘖啞已在言前二竅俱明已做一段了  
也杳絕機宜向什麼處摸索還做計較得麼

有什麼法天上天下正理自由我也恁麼

堪笑堪悲笑箇什麼悲箇什麼半明半暗離

婁不辨正色瞎漢巧匠不留蹤端的瞎師曠

豈識玄絲聾漢大功不立賞端的聾爭如獨

坐虛牕下須是恁麼始得莫向鬼窟裏作活

計一時打破漆桶葉落花开自有時即今什

麼時節切不得作無事會今日也從朝至暮

明日也從朝至暮復云還會也無重說偈言

無孔鐵鎚自領出去可惜放過便打



離婁

莊子天地篇作離朱

玄絲

一作絃絲

盲聾瘖啞杳絕機宜盡你見與不見聞與不聞  
 說與不說雪竇一時與你掃却了也直得盲聾  
 瘖啞見解機宜計較一時杳絕總用不着這箇  
 向上事可謂真盲真聾真啞無機無宜天上天  
 下堪笑堪悲雪竇一手擡一手搯且道笑箇什  
 麼悲箇什麼堪笑是啞却不啞是聾却不聾堪  
 悲明明不盲却不盲明明不聾却不聾離婁不辨正  
 色不能辨青黃赤白正是瞎離婁黃帝時人百

此外能見秋毫之末其目甚明黃帝游於赤水  
 沉珠令離朱尋之不見令契詬尋之亦不得後  
 令象罔尋之方獲之故云象罔到時光燦爛離  
 婁行處浪滔天這箇高處一着直是離婁之目  
 亦辨他正色不得師曠豈識玄絲周時絳州晉  
 景公之子師曠字子野一云晉平公之樂太師也善別五音  
 六律隔山聞蟻鬪時晉與楚爭霸師曠唯鼓琴  
 撥動風絃知戰楚必無功雖然如是雪竇道他  
 尚未識玄絲在不聾却是聾底人這箇高處玄



音直是師曠亦識不得雪竇道我亦不作離婁  
亦不作師曠爭如獨坐虛窓下葉落花开自有  
時若到此境界雖然見似不見聞似不聞說似  
不說飢即喫飯困即打眠任他葉落花开葉落  
時是秋花开時是春各各自有時節雪竇與你  
一時掃蕩了也又放一線道云還會也無雪竇  
力盡神疲只道得箇無孔鐵鎚這一句急着眼  
看方見若擬議又蹉過師舉拂子云還見麼遂  
敲禪床一下云還聞麼下禪床云還說得麼

象罔

一作罔象

垂示云通身是眼見不到通身是耳聞不及通  
身是口說不着通身是心鑒不出通身即且止  
忽若無眼作麼生見無耳作麼生聞無口作麼  
生說無心作麼生鑒若向箇裏撥轉得一線道  
便與古佛同參參則且止且道參箇什麼人  
舉雲巖問道吾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什  
麼當時好與本分草料你尋常走上走下作  
什麼闍黎問作什麼吾云如人夜半背手摸



枕子何不用本分草料一盲引衆盲巖云我會也將錯就錯賺殺一船人同坑無異土未免傷鋒犯手吾云汝作麼生會何勞更問也要問過好與一撥巖云徧身是手眼有什麼交涉鬼窟裏作活計泥裏洗土塊吾云道即太煞道只道得八成同坑無異土奴見婢慙慙巖云師兄作麼生取人處分爭得也好與一撥吾云通身是手眼蝦跳不出斗換却你眼睛移却舌頭還得十成也未喚

參作爺

雲巖與道吾同參藥山四十年脇不着席藥山出曹洞一宗有三人法道盛行雲巖下洞山道吾下石霜船子下夾山大悲菩薩有八萬四千母陀羅臂大悲有許多手眼諸人還有也無百丈云一切語言文字俱皆宛轉歸于自己雲巖常隨道吾咨叅決擇一日問他道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什麼當初好與他劈脊便棒免見後有許多葛藤道吾慈悲不能如此却與他說



道理意要教他便會却道如人夜半背手摸枕  
子當深夜無燈光時將手摸枕头且道眼在什  
麼處他便道我會也吾云汝作麼生會巖云徧  
身是手眼吾云道卽太煞道只道得八成巖云  
師兄又作麼生吾云通身是手眼且道徧身是  
底是通身是底是雖似爛泥却脫酒如今人多  
去作情解道徧身底不是通身底是只管咬他  
古人言句於古人言下死了殊不知古人意不  
在言句上此皆是事不獲已而用之如今下注

脚立格則道若透得此公案便作罷叅會以手  
摸渾身摸燈籠露柱盡作通身話會若恁麼會  
壞他古人不少所以道他叅活句不叅死句須  
是絕情塵意想淨躑躅赤洒洒地方可見得大  
悲話不見曹山問僧應物現形如水月中月時如  
何僧云如驢覷井山云道卽煞道只道得八成  
僧云和尚又作麼生山云如井覷驢便同此意  
也你若去語上見總出道吾雲巖圈續不得雪  
竇作家更不向句下死直向頭上行頌云



徧身是四肢八節未是衲僧極則處通身是

頂門上有半邊猶在窠窟裏拈來猶較十

萬里放過則不可何止十萬里展翅鵬騰六

合雲此字境界將謂奇特點搏風鼓蕩四溟

水此字塵埃將謂天下人不奈你何過是何

埃壒兮忽生重為禪人下注脚斬拈却着那

裏那箇毫釐兮未止別別吹散了也截君不

見又恁麼去網珠垂範影重重大小大雪竇

作這箇去就可惜許依舊打葛藤棒頭手眼

從何起賊過後張弓放箭你不得盡大地人

無出氣處放得又須喫棒又打咄云且道山

僧底是雪竇底是咄三喝四喝後作麼生

**蓋**於蓋切塵也通作場

徧身是通身是若道背手摸枕头底便是以手

摸身底便是若作恁麼見解盡向鬼窟裏作活

計畢竟徧身通身都不是若要以情識去見他

大悲話直是猶較十萬里雪竇弄得一句活道

拈來猶較十萬里後句頌雲巖道吾奇特處云



展翅鵬騰六合雲搏風鼓蕩四溟水大鵬吞龍  
以翼搏風鼓浪其水開三千里遂取龍吞之雪  
竇道你若大鵬能搏風鼓浪也太煞雄壯若以  
大悲千手眼觀之只是些子塵埃忽生相似又  
似一毫釐風吹未止相似雪竇道你若以手摸  
身用作手眼堪作何用於此大悲話上直是未  
在所以道是何埃壒今忽生那箇毫釐今未止  
雪竇自謂作家一時拂迹了也爭奈後面依舊  
漏逗說箇喻子依前只在圈績裏君不見網珠

影重重雪竇引帝網明珠以用垂鏡手眼  
且道落在什麼處華嚴宗中立四法界一理法  
界明一味平等故二事法界明全理成事故三  
理事無礙法界明理事相融大小無礙故四事  
事無礙法界明一事徧入一切事一切事徧攝  
一切事同時交參無礙故所以道一塵纔舉太  
地全收一一塵含無邊法界一塵既爾諸塵亦  
然網珠者乃天帝釋善法堂前以摩尼珠爲網  
凡一珠中映現百千珠而百千珠俱現一珠中



交映重重主伴無盡此用明事事無礙法界也  
昔賢首國師立爲鏡燈喻圓列十鏡中設一燈  
若看東鏡則九鏡鏡燈歷然齊現若看南鏡則  
鏡鏡如然所以世尊初成正覺不離菩提道場  
而徧昇初利諸天乃至於一切處七處九會說  
華嚴經雪竇以帝網珠垂示事事無礙法界然  
六相義甚明白卽總卽別卽同卽異卽成卽壞  
舉一相則六相俱該但爲衆生日用而不知雪  
竇拈帝網明珠垂範况此大悲話直是如此你

若善能向此珠網中明得拄杖子神通妙用出  
入無礙方可見得手眼所以雪竇云棒頭手眼  
從何起教你棒頭取證喝下承當只如德山入  
門便棒且道手眼在什麼處臨濟入門便喝且  
道手眼在什麼處且道雪竇末後爲什麼更着  
箇咄字叅

垂示云聲前一句千聖不傳面前一絲長時無  
間淨躑躅赤灑灑頭蓬鬆耳卓朔且道作麼生  
試舉看



舉僧問智門如何是般若體

通身無影象坐

斷天下人舌頭用體作什麼門云蚌含明月

光吞萬象卽且止棒頭正眼事如何曲不藏

直雪上加霜又一重僧云如何是般若用

倒退三千里要用作什麼門云兔子懷胎

險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向光影中作活計不

出智門窠窟若有箇出來且道是般若體是

般若用且要土上加泥

智門道蚌含明月兔子懷胎都用中秋意雖然

如此古人意却不在蚌兔上他是雲門會下尊

宿一句語須具三句所謂函蓋乾坤句截斷衆

流句隨波逐浪句亦不消安排自然恰好便去

嶮處答這僧話略露些子鋒鏑不妨奇特雖然

恁麼他古人終不去弄光影只與你指些路頭

教人見這僧問如何是般若體智門云蚌含明

月漢江出蚌蚌中有明珠到中秋月出蚌於水

面浮開口含月光感而產珠合浦珠是也若中

秋有月則珠多無月則珠少如何是般若用門



云兔子懷胎此意亦無異兔屬陰中秋月生開口吞其光便乃懷胎口中產兒亦是有月則多無月則少他古人答處無許多事他只借其意而答般若光也雖然恁麼他意不在言句上自是後人去言句上作活計不見盤山道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是何物如今人但瞠眼喚作光只去情上生解空裏釘樞古人道汝等諸人六根門頭晝夜放太光明照破山河大地不止止眼根放光鼻舌

身意亦皆放光也到這裏直須打疊六根下無一星事淨躑躑赤灑灑地方見此話落處雪竇正恁麼領出

一片虛凝絕謂情擬心卽差動念卽隔佛眼也觀不見人天從此見空生須菩提好與三十棒用這老漢作什麼設使須菩提也倒退三千里蚌含玄兔深深意也須是當人始得有什麼意何須更用深深意曾與禪家作戰爭干戈已息天下太平還會麼打云闍黎喫



得多少

一片虛凝絕，謂情雪竇一句，便領得好自然。見得古人意，六根湛然是箇什麼？只這一片虛明，凝寂不消去，天上討也不必向別人求。自然常光現前，是處壁立千仞，謂情卽是絕言，謂情塵也。法眼圓成，實性頌云：理極忘情，謂如何得喻齊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果熟，兼猿重山，通似路迷，舉頭殘照在，元是住居西，所以道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痕垢盡，時光始現。

心法雙忘，性卽真。又道三間茅屋從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閑。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關。只此頌亦見一片虛凝絕，謂情也。人天從此見空生，不見須菩提巖中宴坐，諸天雨花讚歎尊者云：空中雨花讚歎，復是何人？天云：我是梵天尊者云：汝云何讚歎？天云：我重尊者善說般若波羅蜜多。尊者云：我於般若未嘗說一字，汝云何讚歎？天云：尊者無說，我乃無聞，無說無聞，是真般若。又復動地雨花看他，須菩提善說般若。



若且不說體用若於此見得便可見智門道時  
含明月兔子懷胎古人意雖不在言句上爭奈  
答處有深深之旨惹得雪竇道時含玄虎深深  
意到這裏曾與禪家作戰爭天下禪和子開浩  
浩地商量未嘗有一人夢見在若要與智門雪  
竇同參也須是自着眼始得

佛果園悟禪師碧岩集卷第九

昂藏不舒雲泥直甲切端倪猶天地懸隔也脫粟晏子春秋晏嬰相齊食一

攘音根嚼徒感切占姑五切訓

碧巖集卷第九校譌

第一紙十八行何用下和本並元本有塵音王

第二紙八行入箭下一本有又作麼

第六紙六行衲僧眼腦第七紙六行恁麼

第八紙十一行要無第十紙四行後來第十

三紙十五行唯和本作雖第十四紙六行不濟

第十五紙十六行遂朽和本第十七紙十行

第二十三紙三行裂轉和本作列

十六行以無一本作從無



第二十六紙

二行臨濟一本作雲門八行價高

解截下一

第二十八紙

十六行麼碗下和本並

本有斷字

直視也味去伽切張戶良極陟

第三十一紙

八

栗切音室撞空也二十五字

第三十二紙

一行離朱一本作離

行赤白下一

第三十三紙

一行雲巖問道吾

漢時六行之字

第三十四紙

五行

一本作之臣

第三十五紙

五行埃塈

巖一章問答以雲巖語為道

第三十

六紙

補陀羅臂一本作

第三十

九紙

十行月生一本作有月十一行則少下一

第三十

九紙

第四十紙

十八行痕垢和本

第四十一紙

亦見

下一本有得字十三行這裏下

一本有也不得作道理會七字



理窟集卷之九  
四

佛果園悟禪師碧岩集卷第十  
秣陵遠庵吳自弘校  
天界比丘性湛閱  
垂示云超情離見去縛解粘提起向上宗乘扶  
豎正法眼藏也須十方齊應八面玲瓏直到恁  
麼田地且道還有同得同證同死同生底麼試  
舉看

佛果園悟禪師碧岩集卷第十

秣陵遠庵吳自弘校

天界比丘性湛閱

垂示云超情離見去縛解粘提起向上宗乘扶  
豎正法眼藏也須十方齊應八面玲瓏直到恁  
麼田地且道還有同得同證同死同生底麼試  
舉看

舉鹽官一日喚侍者與我將犀牛扇子來

侍者云扇子破

理窟集卷之九



也可惜許好箇消息道什麼官云扇子既破

還我犀牛兒來漏逗不少幽州猶自可最苦

是新羅和尚用犀牛兒作什麼侍者無對果

然是箇無孔鐵鎚可惜許投子云不辭將出

恐頭角不全似則似爭奈兩頭三四面也是說

道理雪竇拈云我要不全底頭角堪作何用

將錯就錯石霜云若還和尚即無也道什麼

撞着鼻孔雪竇拈云犀牛兒猶在嶮泊乎錯

認收頭去資福畫一圓相於中書一牛字草

蒙不勞拈出弄影漢雪竇拈云適來爲什麼

不將出金鑰不辨也是草裏漢保福云和尚

年尊別請人好僻地裏罵官人辭辛道苦作

什麼雪竇拈云可惜勞而無功兼身在内也

好與三十棒灼然

鹽官一日喚侍者與我將犀牛扇子來此事雖

不在言句上且要驗人平生意氣作略又須得

如此藉言而顯於臘月三十日着得力作得主

萬境縱然觀之不動可謂無功之功無力之力



鹽官乃齊安禪師古時以犀牛角爲扇時鹽官豈不知犀牛扇子破故問侍者侍者云扇子破也看他古人十二時中常在裏許撞着磕着鹽官云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且道他要犀牛兒作什麼也只要驗人知得落處也無投子云不辭將出恐頭角不全雪竇云我要不全底頭角亦向勾下便投機石霜云若還和尚卽無也雪竇云犀牛兒猶在資福畫一圓相於中書一牛字爲他承嗣仰山平生愛以境致接人明此

事雪竇云適來爲什麼不將出又穿他鼻孔了也保福云和尚年尊別請人好此語道得穩當前三則語却易見此一句語有遠意雪竇亦打破了也山僧舊日在慶藏主處理會道和尚年尊老耄得頭忘尾適來索扇子如今索犀牛兒難爲執侍故云別請人好雪竇云可惜勞而無功此皆是下語格式古人見徹此事各各雖不同道得出來百發百中須有出身之路句句不失血脉如今人問着只管作道理計較所以十



二時中要人咬嚼教滴水滴凍求箇證悟處看他雪竇頌一申云

犀牛扇子用多時遇夏則涼遇冬則煖人人具足為甚不知阿誰不曾用問着元來總不

知知則知會則不會莫瞞人好也怪別人不

得無限清風與頭角在什麼處不向自己上會向什麼處會天下天下頭角重生是什麼

無風起浪盡同雲雨去難追蒼天蒼天也是

失錢遭罪雪竇復云若要清風再復頭角重

生人人有箇犀牛扇子十二時中全得他九

因什麼問着總不知還道得麼請禪客各下

一轉語鹽官猶在二轉了也問云扇子既破

還我犀牛兒來也有一箇牛箇咄也好推倒

禪床時有僧出云大眾參堂去賊過後張弓

被奪却槍前不構村後不迭店雪竇喝云拋

釣釣鯢鯨釣得箇蝦蟆便下座招得他恁麼

地賊過後張弓佛果自徵此語云又且問你

諸人這僧道大眾參堂去是會不會若是不



會爭解解怎麼道道若道道會時會雪竇雪竇又道道拋鉤釣  
鯤鯨鯤鯨只釣得得箇蝦蟆蝦蟆便下座下座且道道誦訛在在什  
麼處處試請參詳參詳看

犀牛扇子用多時問着元來總不知人人有箇  
犀牛扇子十二時中全得他力爲什麼問着總  
不知去着待者投子乃至保福亦總不知且道  
雪竇還知麼不見無着訪文殊喫茶次文殊舉  
起玻璃盞子云南方還有這箇麼着云無殊云  
尋常用什麼喫茶着無語若知得這箇公案落

處便知得犀牛扇子有無限清風亦見犀牛頭  
角崢嶸四箇老漢怎麼道如朝雲暮雨一去難  
追雪竇復云若要清風再復頭角重生請禪客  
各下一轉語問云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時  
有一禪客出云大衆叅堂去這僧奪得主家權  
柄道得也煞道只道得八成若要十成便與掀  
倒禪床你且道這僧會犀牛兒不會若不會却  
解怎麼道若會雪竇因何不肯伊爲什麼道拋  
鉤釣鯤鯨只釣得箇蠶蟄且道畢竟作麼生諸



人無事試拈撥看

垂示云動絃別曲千載難逢見兔放鷹一時取  
後總一切語言為一句攝大千沙界為一塵同  
死同生七穿八穴還有證據者麼試舉看

舉世尊一日陞座

賓主俱失不是一回漏逗

文殊白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

一子

世尊便下座

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

人愁殺人打鼓弄琵琶相逢兩會家

世尊未拈花已前早有這箇消息始從鹿野苑

終至拔提河幾曾用着金剛王寶劍當時眾中  
若有衲僧氣息底漢綽得去免得他末後拈花  
一場狼籍世尊良久間被文殊一撥便下座那  
時也有這箇消息釋迦掩室淨名杜口皆似此  
這箇則已說了也如肅宗問忠國師造無縫塔  
話又如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之語看  
化向上人行履幾曾入鬼窟裏作活計有者道  
意在默然處有者道在良久處有言明無言底  
事無言明有言底事永嘉道默時說說時默總



恁麼會三生六十劫也未夢見在你若便直下承當得去更不見有凡有聖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日日與三世諸佛把手共行後面看雪竇自然見得領出

列聖叢中作者知莫謗釋迦老子好還佗臨

濟德山千箇萬箇中難得一箇半箇法王法

令不如斯隨他走底如麻似粟三頭兩面灼

然能有幾人到這裏會中若有仙陀客就中

難得伶俐人文殊不是作家闍黎定不是何

必文殊下一槌更下一槌又何妨第二第二

槌總不要當機一句作麼生道驗

列聖叢中作者知靈山八萬大衆皆是列聖文殊普賢乃至彌勒主伴同會須是巧中之巧奇中之奇方知他落處雪竇意謂列聖叢中無一箇人知有若有箇作家者方知不恁麼何故文殊白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雪竇道法王法令不如斯何故如此當時會中若有箇漢頂門具眼肘後有符向世尊未陞座已前覩得



破更何必文殊白槌涅槃經云仙陀婆一名四  
 實一者鹽二者水三者器四者馬有一智臣善  
 會四義王若欲灑洗要仙陀婆臣即奉水食索  
 奉鹽食訖奉器飲漿欲出奉馬隨意應用無差  
 灼然須是箇伶俐漢始得只如僧問香嚴如何  
 是王索仙陀婆嚴云過這邊來僧過嚴云鈍置  
 殺人又問趙州如何是王索仙陀婆州下禪床  
 曲躬叉手當時若有箇仙陀婆向世尊未陞座  
 已前透去猶較些子世尊更陞座便下去已是

不着便了也那堪文殊更白槌不妨鈍置他世  
 尊一上提唱且作麼生是鈍置處

舉僧問大光長慶道因齋慶讚意旨如何重

光這漆桶不妨疑着不問不知大光作舞莫

嫌殺人依舊從前恁麼來僧禮拜又恁麼去

也是則是只恐錯會光云見箇什麼便禮拜

也好一撥須辨過始得僧作舞依樣畫貓兒

果然錯會弄光影漢光云這野狐精此恩難

報三十二祖只傳這箇



西天四七唐土二三只傳這箇些子諸人還知  
 落處麼若知免得此過若不知依舊只是野狐  
 精有者道是裂轉他鼻孔來瞞人若真箇恁麼  
 成何道理大光善能為人他句中有出身之路  
 大凡宗師須與人抽釘拔楔去粘解縛方謂之  
 善知識大光作舞這僧禮拜末後僧却作舞大  
 光云這野狐精不是轉這僧畢竟不知的當你  
 只管作舞遞相恁麼到幾時得休歇去大光道  
 野狐精此語截斷金牛不妨奇特所以道他參

活句不參死句雪竇只愛他道這野狐精所以  
 頌出且道這野狐精與藏頭白海頭黑是同是  
 別這漆桶又道好師僧且道是同是別還知麼  
 觸處逢渠雪竇頌云  
 前箭猶輕後箭深百發百中向什麼處迴避  
 誰云黃葉是黃金且作止啼瞞得小兒也無  
 用處曹溪波浪如相似弄泥團漢有什麼限  
 前依樣書貓兒放行一路無限平人被陸沉遇  
 着活底人帶累天下衲僧摸索不着帶累闍



黎出頭不得

前箭猶輕後箭深大光作舞是前箭復云這野  
狐精是後箭此是從上來爪牙誰云黃葉是黃  
金仰山示衆云汝等諸人各自回光返照莫記  
吾言汝等無始劫來背明投暗妄想根深卒難  
頓拔所以假設方便奪汝塵識如將黃葉止小  
兒啼如將蜜果換苦葫蘆相似古人權設方便  
爲人及其啼止黃葉非金世尊說一代時教也  
只是止啼之說這野狐精只要換他業識於中

也有權實也有照用方見有衲僧巴鼻若會得  
如虎插翼曹溪波浪如相似儻忽四方八面學  
者只管大家如此作舞一向恁麼無限平人被  
陸沉有什麼救處

垂示云聲前一句千聖不傳面前一絲長時無  
間淨鞮鞢赤灑灑露地白牛眼卓朔耳卓朔金  
毛獅子則且置且道作麼生是露地白牛

舉楞嚴經云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  
好箇消息用見作什麼釋迦老子漏逗不少



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咄有甚閑工

夫不可教由僧作兩頭三面去也若不見吾

不見之地向什麼處去也釘鐵櫛相似咄自

然非物按牛頭喫草更說什麼口頭聲色云

何非汝說你說我總沒交涉打云還見釋迦

老子麼爭奈古人不肯承當打云脚跟下自

家看取還會麼

楞嚴經云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若見

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若不見吾不見之地

自然非物云何非汝雪竇到此引經文不盡全

引則可見經云若見是物則汝亦可見吾之見

若爾見者各為見吾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

之處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若不見吾

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辭多不錄阿難

意道世界燈籠露柱皆可有名亦要世尊指出

此妙精元明喚作什麼物教我見佛意世尊云

我見香臺阿難云我亦見香臺即是佛見世尊

云我見香臺則可知我若不見香臺時你作麼



生見阿難云我不見香臺時卽是見佛佛云我  
云不見自是我知汝云不見自是汝知他人不  
見處你如何得知古人云到這裏只可自知與  
入說不得只如世尊道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  
見之處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若不見  
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若道認見爲  
有物未能拂迹吾不見時如羚羊掛角聲響蹤  
跡氣息都絕你向什麼處摸索經意初縱破後  
奪破雪竇出教眼頌亦不頌物亦不頌見與不

見直只頌見佛也

自全象全牛譬不殊牛邊瞎漢半開半合扶籬

摸壁作什麼丁乃兩段從來作者共名換西

天匹七唐土二三天下老和尚如麻似粟猶

自少在如今要見黃頭老咄這老胡瞎漢在

你脚跟下剎剎塵塵在半途脚跟下蹉過了

也更教山僧說什麼驢年還曾夢見麼

全象全牛譬不殊衆盲摸象各說異端出涅槃  
經僧問仰山和尚見人問禪問道便作一圓相



於中書牛字意在於何仰山云這箇也是閑事  
忽若會得不從外來忽若不會決定不識我且  
問你諸方老宿於你身上指出那箇是你佛性  
為復語底是默底是莫是不語不默底是為復  
總是為復總不是你若認語底是如盲人摸着  
象尾若認默底是如盲人摸着象耳若認不語  
不默底是如盲人摸着象鼻若道物物都是如  
盲人摸着象四足若道總不是拋本象落在空  
見如是衆盲所見只於象上名邈差別你要好

切莫摸象莫道見覺是亦莫道不是祖師云昔  
提本無樹明鏡亦無臺本來無一物爭得染塵  
埃又云道本無形相智慧即是道作此見解者  
是名真般若明眼人見象得其全體如佛見性  
亦然全牛者出莊子庖丁解牛未嘗見其全牛  
順理而解游刃自在更不須下手纔舉目時頭  
角蹄肉一時自解了如是十九年其刃利如新  
發於砢謂之全牛雖然如此奇特雪竇道縱使  
得如此全象全牛與眼中翳更不殊從來作者



共名摸直是作家也去裏頭摸索不着自從迦  
葉乃至西天此土祖師天下老和尚皆只是各  
摸雪竇直截道如今要見黃頭老所以道要見  
即便見更要尋覓方見則千里萬里也黃頭老  
乃黃面老子也你如今要見剎剎塵塵在半途  
尋常道一塵一佛剎一葉一釋迦盡三千大千  
世界所有微塵只向一塵中見當恁麼時猶在  
半途那邊更有半途在且道在什麼處釋迦老  
子尚自不知教山僧作麼生說得

垂示云有佛處不得住住着頭角生無佛處急  
走過不走過草深一丈直饒淨躑躅赤灑灑事  
外無機機外無事未免守株待兔且道總不恁  
麼作麼生行履試舉看

舉長慶有時云寧說阿羅漢有三毒焦穀不

生芽不說如來有二種語已是謗釋迦老子

了不道如來無語猶自顛頂早是七穿八穴

只是無二種語周由者也說什麼策二第四

種保福云作麼生是如來語好一撥道什麼



慶云聾人爭得聞望空啓告七花八裂保福

云情知你向第二頭道爭瞞得明眼人裂轉

鼻孔何止第二頭慶云作麼生是如來語錯

却較些子保福云喫茶去領復云還會麼蹉

過了也

長慶保福在雪峰會下常互相舉覺商量一日  
平常如此說話云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說如  
來有二種語梵語阿羅漢此云殺賊以功能彰  
名能斷九九八十一品煩惱諸漏已盡梵行已

立此是無學阿羅漢位三毒卽是貪嗔癡根本  
煩惱八十一品尚自斷盡何況三毒長慶道寧  
說阿羅漢有三毒不說如來有二種語大意要  
顯如來無不實語法華經云唯此一事實餘二  
則非真又云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二世尊二  
百餘會觀機逗教應病與藥萬種千般說法畢  
竟無二種語他意到這裏諸人作麼生見得佛  
以一音演說法則不無長慶要且未夢見如來  
語在何故大似人說食終不能飽保福見他平



地上說教遂問作麼生是如來語慶云聾人爭  
得聞這漢知他幾時在鬼窟裏作活計來也保  
福云情知你向第二頭道果中其言却問師兄  
作麼生是如來語福云喫茶去鎗頭倒被別人  
奪却了也大小長慶失錢遭罪且問諸人如來  
語還有幾箇須知恁麼見得方見這兩箇漢敗  
缺子細檢點將來盡合喫棒放一線道與他理  
會有底云保福道得是長慶道得不是只管隨  
語生解便道有得有失殊不知古人如擊石火

似閃電光如今人不去他古人轉處看只管去  
句下走便道長慶當時不復用所以落第二頭  
保福云喫茶去便是第一頭若只恁麼看到彌  
勒下生也不見古人意若是作家終不作這般  
見解跳出這窠窟向上自有一條路你若道聾  
人爭得聞有什麼不是處保福云喫茶去有什  
麼是處轉沒交涉是故道他叅活句不叅死句  
這因緣與徧身是通身是因緣一般無你計較  
是非處須是你脚跟下淨裸裸地方見古人相



見處五祖老師云如馬前相樸相似須是眼辨  
手親這箇公案若以正眼觀之俱無得失處辨  
箇得失無親踈處分箇親踈長慶也須禮拜保  
福始得何故這箇此子巧處用得好如電轉星  
飛相似保福不妨牙上生牙爪上生爪頌云

頭兮第一第二我王庫中無如是事古今榜

樣隨邪逐惡作什麼臥龍不鑿止水同道方

知無處有月波澄四海孤舟獨自行徒勞卜

度計什麼碗有處無風浪起嚇殺人還覺寒

毛卓豎麼打云來也稜禪客稜禪客勾賊破

家鬧市裏莫出頭失錢遭罪三月禹門遭點

額退已讓人萬中無一只得飲氣吞聲

頭兮第一第二人只管理會第一第二正是死  
水裏作活計這箇機巧你只作第一第二會且  
摸索不着在雪竇云臥龍不鑿止水死水裏豈  
有龍藏若是第一第二正是止水裏作活計須  
是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處方有龍藏正似前頭  
云澄潭不許蒼龍蟠不見道死水不藏龍又道



臥龍長怖碧潭清所以道無龍處有月波澄風恬浪靜有龍處無風起浪大似保福道喫茶去正是無風起浪雪竇到這裏一時與你打疊情解頌了也佗有餘韻教成文理依前就裏頭着一隻眼也不妨奇特却道稜禪客稜禪客三月禹門遭點額長慶雖是透龍門底龍却被保福驀頭一點

舉趙州示眾三轉語道什麼二段不同

趙州示此三轉語了末後却云真佛屋裏坐這

一句忒煞郎當他古人出一隻眼垂手接入略借此語通箇消息要為人你若一向正令全提法堂前草深一丈雪竇嫌他末後一句漏逗所以削去只頌三句泥佛若渡水則爛却了也金佛若渡罈中則鎔却了也木佛若渡火便燒却了也有什麼難會雪竇一百則頌古計較葛藤唯此三頌直下有衲僧氣息只是這頌也不妨難會你若透得此三頌便許你罷叅

泥佛不渡水

浸爛鼻孔無風起浪

神光照天



地于他什麼事見免放鷹立雪如未休一人

傳虛萬人傳實將錯就錯阿誰曾見你來何

人不雕偽入寺看額二六時中走上走下是

什麼關黎便是

泥佛不渡水神光照天地這一句頌分明了且道爲什麼却引神光二祖初生時神光燭室且於霄漢又一夕神人現謂二祖曰何久于此汝當得道時至宜卽南之二祖以神遇遂名神光久居伊洛博及羣書每嘆曰孔老之教祖述風

規近聞達磨大師住少林乃往彼晨夕參叩達磨端坐面壁莫聞誨勵光自忖曰昔人求道敲骨出髓刺血濟飢布髮掩泥投崖餉虎古尚若此我又何如其年十二月九日夜大雪二祖立於砌下暹明積雪過膝達磨憫之曰汝立雪於此當求何事一祖悲淚曰惟願慈悲開甘露門廣度羣品達磨曰諸佛妙道曠劫精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真乘無有是處二祖聞誨勵向道益切潛取利刀



自斷左臂致於達磨前磨知是法器遂問曰汝  
立雪斷臂當爲何事二祖曰某甲心未安乞師  
安心磨曰將心來與汝安祖曰覓心了不可得  
達磨云與汝安心竟後達磨爲易其名曰慧可  
後接得三祖燦大師既傳法隱於舒州皖公山  
屬後周武帝破滅佛法沙汰僧師往來太湖縣  
司空山居無常處積十餘載無人知者宣律師  
高僧傳載一祖事不詳三祖傳云二祖妙法不  
傳於世賴值末後依前悟他當時立雪所以雪

竇道立雪如未休何人不雕僞立雪若未休足  
恭諂詐之人皆效之一時只成雕僞則是諂詐  
之徒也雪竇頌泥佛不渡水爲什麼却引這因  
緣來用他參得意根下無一星事淨躲躲地方  
頌得如此五祖尋常教人看此三頌豈不見洞  
山初和尚有頌示衆云五臺山上雲蒸飯古佛  
堂前狗尿天刹竿頭上煎髓子三箇胡孫夜簸  
錢又杜順和尚道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  
下覓醫人灸豬左膊上文傳大士頌云空手把



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又  
云石人機似汝也解唱巴歌汝若似石人雪曲  
應須和若會得此語便會他雪竇頌

金佛不渡鑪燎却眉毛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人來訪紫胡又怎麼去也只恐喪身失命牌

中數箇字不識字底猫兒也無話會處天下

衲僧插嘴不得只恐喪身失命清風何處無

又怎麼去也頭上漫漫脚下漫漫又云來也

金佛不渡鑪人來訪紫胡此一句亦頌了也為

什麼却引人來訪紫胡須是作家鑪鞴始得紫  
胡和尚山門立一牌牌中有字云紫胡有一狗  
上取人頭中取人腰下取人脚擬議則喪身失  
命凡見新到便喝云看狗僧纔回首紫胡便歸  
方丈且道為什麼却咬趙州不得紫胡又一夕  
夜深於後架叫云捉賊捉賊黑地逢着一僧攔  
胸捉住云捉得也捉得也僧云和尚不是某甲  
胡云是則是只是不肯承當你若會得這話便  
許你咬殺一切人處處清風凜凜若也未然牌



中數箇字決定不奈何若要見他但透得盡方見頌云

木佛不渡火

燒却了也唯我能知

常思破竈

墮

東行西行有何不可癩兒牽絆

杖子忽擊

着在山僧手裏山僧不用人阿誰手裏無方

知辜負我

似你相似模索不着有什麼用處

蒼天蒼天三十年後始得寧可永劫沉淪不

求諸聖解脫若向箇裏薦得未免辜負作麼

生得不辜負去拄杖子未免在別人手裏

木佛不渡火常思破竈墮此一句亦頌了雪竇因此木佛不渡火常思破竈墮高山破竈墮和尚不稱姓字言行叵測隱居高山一日領徒入山塢間有廟甚靈殿中唯安一竈遠近祭祀不輟烹殺物命甚多師入廟中以拄杖敲竈三下云咄汝本塢土合成靈從何來聖從何起恁麼烹殺物命又乃擊三下竈乃自傾破墮落須臾有一人青衣峩冠忽然立師前設拜曰我乃竈神久受業報今日蒙師說無生法已脫此處生



在天中特來致謝師曰汝本有之性非吾強言  
神再拜而沒侍者曰某甲等久參待和尚未蒙  
指示竈神得何徑旨便乃生天師曰我只向伊  
道汝本塼土合成靈從何來聖從何起侍僧俱  
無對師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禮拜着僧禮拜  
師云破也破也墮也墮也侍者忽然大悟後有  
僧舉似安國師師歎云此子會盡物我一如竈  
神悟此則故是其僧乃五蘊成身亦云破也墮  
也二俱開悟且四大五蘊與塼瓦泥土是同是

別既是如此雪竇爲什麼道杖子忽擊着方知  
辜負我因甚却成箇辜負去只是未得拄杖子  
在且道雪竇頌木佛不渡火爲什麼却引破竈  
墮公案老僧直截與你說他意只是絕得失情  
塵意想淨裸裸地自然見他親切處也

垂示云拈一放一未是作家舉一明三猶垂宗  
旨直得天地陡變四方絕唱雷奔電馳雲行雨  
驟傾湫倒嶽甕瀉盆傾也未提得一半在還有  
解轉天關能移地軸底麼試舉看



舉金剛經云若為人輕賤放一線道又且何

妨是人先世罪業驢馱馬載應墮惡道陷墮

了也以今世人輕賤故酬本及末只得忍受

先世罪業向什麼處摸素種穀不生豆苗則

為消滅雪上加霜又一重如湯消冰

金剛經云若為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

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為消滅只據

平常講究乃經中常論雪竇拈來頌這意欲打

破教家鬼窟裏活計昭明太子科此一分為能

淨業障教中大意說此經靈驗如此之人先世

造地獄業為善力強未受以今世人輕賤故先

世罪業則為消滅此經故能消無量劫來罪業

轉重成輕轉輕不受復得佛果菩提據教家轉

此二十餘張經便喚作持經有什麼交涉有底

道經自有靈驗若恁麼你試將一卷放在閑處

看他有感應也無法眼云證佛地者各持此經

經中云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法皆從此經出且道喚什麼作此經莫是黃



卷赤軸底是麼且莫錯認定盤星金剛論於法  
體堅固故物不能壞利用故能摧一切物擬山  
則山摧擬海則海竭就論彰名其法亦然此般  
若有三種一實相般若二觀照般若三文字般  
若實相般若者卽是真智乃諸人脚跟下一段  
大事輝騰今古迥絕知見淨裸裸赤洒洒者是  
觀照般若者卽是真境一六時中放光動地聞  
聲見色者是文字般若者卽能詮文字卽如今  
說者聽者且道是般若不是般若古人道人人

有一卷經又道手不執經卷常轉如是經若據  
此經靈驗何止轉重令輕轉輕不受設使敵聖  
功能未爲奇特不見龐居士聽講金剛經問座  
主曰俗人敢有小問不知如何主云有疑請問  
士云無我相無人相旣無我人相教阿誰講阿  
誰聽座主無對却云某甲依文解義不知此意  
居士乃有頌云無我亦無人作麼有疎親勸君  
休歷座爭似直求真金剛般若性外絕一纖塵  
我聞并信受總是假稱名此頌最好分明一時



說了也圭峰科四句偈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  
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此四句偈義全同證  
佛地者各持此經又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  
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此亦是四句偈但  
中間取其義全者僧問晦堂如何是四句偈晦  
堂云話墮也不知雪竇於此經上指出若有人  
持此經者卽是諸人本地風光本來面目若據  
祖令當行本地風光本來面目亦斬爲三段三  
世諸佛十二分教不消一捏到這裏設使有萬

種功能亦不能管得如今人只管轉經都不知  
是箇什麼道理只管道我一日轉得多少只認  
黃卷赤軸巡行數墨殊不知全從自己本心上  
起這箇唯是轉處些子大珠和尚云向空屋裏  
堆數函經看他放光麼只以自家一念發底心  
是功德何故萬法皆出於自心一念是靈旣靈  
卽通旣通卽變古人道青青翠竹盡是真如鬱  
鬱黃花無非般若若見得徹去卽是真如忽未  
見得且道作麼生喚作真如華嚴經云若人欲



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你若識得去逢境遇緣為主為宗若未能明得且伏聽處分雪竇出眼頌大槩要明經靈驗也頌云

明珠在掌

上通霄漢下徹黃泉道什麼四邊

誦訛八面玲瓏

有功者賞

多少分明隨他去

也忽若無功時作麼生賞

胡漢不來

內外絕

消息猶較些子

全無伎倆

展轉沒交涉向什

麼處摸索打破漆桶來相見

伎倆既無休去

歌去呵誰恁麼道

波旬失途

勘破了也這外

道魔王尋蹤跡不見

瞿曇瞿曇

佛眼覷不見

咄 識我也無

咄勘破了也

復云勘破了也

棒一條痕已在言前

明珠在掌有功者賞若有入持得此經有功驗者則以珠賞之他得此珠自然會用胡來胡現漢來漢現萬象森羅縱橫顯現此是有功勳法眼云證佛地者各持此經此兩句頌公案畢胡漢不來全無伎倆雪竇裂轉鼻孔也有胡漢奈



則教你現若忽胡漢俱不來時又且如何到這  
裏佛眼也覷不見且道是功勳是罪業是胡是  
漢直似羚羊掛角莫道聲響蹤跡氣息也無向  
什麼處摸索至使諸天捧花無路魔外潛覷無  
門是故洞山和尚一生住院土地神覓他蹤跡  
不見一日厨前拋撒米麩洞山起心曰常住物  
色何得作踐如此土地神遂得一見便禮拜雪  
竇道伎倆既無若到此無伎倆處波旬也教失  
途世尊以一切衆生爲赤子若有一人發心修

行波旬宮殿爲之振烈他便來惱亂修行者雪  
竇道直饒波旬恁麼來也須教失却途路無近  
傍處雪竇更自點胸云瞿曇瞿曇識我也無莫  
道是波旬任是佛來還識我也無釋迦老子尚  
自不見諸人向什麼處摸索復云勘破了也且  
道是雪竇勘破瞿曇瞿曇勘破雪竇具眼者試  
定當看

垂示云一夏嘮嘮打葛藤幾乎絆倒五湖僧金  
剛寶劍當頭截始覺從來百不能且道作麼生



是金剛寶劍，眨上眉毛，試請露鋒鏘看。

舉天平和尚行脚時，叅西院，常云：莫道會佛法，覓箇舉話人也無。

爭奈靈龜曳尾，一日西院遙見，召云：從漪鏡

鈎搭索了也。平舉頭，着兩重公案。西院云：錯

也。須是爐裏煨過，始得劈腹剜心。三要印開，

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平行三兩步，已是

半前落後。這漢泥裏洗土塊。西院又云：錯劈

腹剜心人，皆喚作兩重公案。殊不知似水入

冰，如金搏金。平近前，依前不知落處，展轉摸

索不着。西院云：適來這兩錯，是西院錯，是上

座錯。前箭猶輕，後箭深。平云：從漪錯。錯認馬

鞍橋喚作驢，下領似恁麼，衲僧打殺千箇萬

箇，有什麼罪。西院云：錯。雪上加霜。平休去。錯

認定盤星，果然不知落處，撒癡你鼻孔在別

人，手裏。西院云：且在這裏過夏待共上座商

量這兩錯。西院尋常脊梁硬似鐵，當時何不

趕將出去。平當時便行也，似衲僧似則似，是



則未是後住院謂眾云貧兒思舊債也須是

點過我當初行脚時被業風吹到思明長老處連下兩錯更留我過夏待共我商量我不道恁麼時錯我發足向南方去時早知道錯了也爭奈這兩錯何千錯萬錯爭奈沒交涉

轉見郎當愁殺人

思明先叅大覺後承嗣前寶壽一日問踏破化城來時如何壽云利劍不斬死漢明云斬壽便打思明十回道斬壽十回打云這漢着甚死急

將箇死屍抵他痛棒遂喝出其時有一僧問寶壽云適來問話底僧甚有道理和尚方便接他寶壽亦打趕出這僧且道寶壽亦趕這僧唯當道他說是說非且別有道理意作麼生後來俱承嗣寶壽思明一日出見南院院問云甚處來明云許州來院云將得什麼來明云將得箇江西剃刀獻與和尚院云既從許州來因甚却有江西剃刀思明以衣袖拂一拂院云侍者收取明云阿刺刺天平曾叅焦山主本爲他到諸方



叅得些蘿蔔頭禪在肚皮裏到處便輕開大口道我會禪會道常云莫道會佛法覓箇舉話人也無屎臭氣薰人只管放輕薄且如諸佛未出世祖師未西來未有問答未有公案已前還有禪道麼古人事不獲已對機垂示後學喚作公案因世尊拈花迦葉微笑後來阿難問迦葉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法迦葉云阿難阿難應諾迦葉云倒却門前刹竿着只如未拈花阿難未問已前甚處得公案來只管被諸方冬瓜印子

印定了便道我會佛法奇特莫教人知天平正如此被西院叫來連下兩錯直得周章惶怖分疎不下前不構村後不迭店有者道說箇西來意早錯了也殊不知西院這兩錯落處諸人且道落在什麼處所以道他叅活句不叅死句天平舉頭已是落二落三了也西院云錯他却不要得當陽用處只道我肚皮裏有禪莫管他又行三兩步西院又云錯却依舊黑漫漫地天平近前西院云適來兩錯是西院錯是上座錯天



平云從滿錯且喜沒交涉已是第七第八頭了也西院云且在這裏度夏待共上座商量這兩錯天平當時便行似則也似是則未是也不道他不是只是趕不上雖然如是却有些子衲僧氣息天平後住院謂眾云我當初行脚時被業風吹到思明和尚處連下兩錯更留我度夏待共我商量我不道恁麼時錯我發足向南方去時早知道錯了也這漢也煞道只是落第七第八頭料掉沒交涉如今人聞他道發足向南方

去時早知道錯了也便去下度道未行脚時自無許多佛法禪道及至行脚被諸方熱瞞不可未行脚時喚地作天喚山作水幸無一星事若總恁麼作流俗見解何不買一片帽戴大家過時有什麼用處佛法不是這箇道理若論此事豈有許多般葛藤你若道我會他不會檐一檐禪透天下走被明眼人勘破一點也使不着靈實正如此頌出

禪家流 漆桶一狀領過 愛輕薄 也有些子呵



佛罵祖如麻似粟用處方木不逗圓孔滿肚參來用不着只宜有堪悲堪

笑天平老天下衲僧跳不出不怕旁人攬也得人鈍也却謂當初悔行脚末行脚已前

錯了也踏破草鞋堪作何用一筆勾下錯錯

是什麼雪竇已錯下名言了也西院清風頓

銷鑠西院在什麼處何似生莫道西院三世

諸佛天下老和尚亦須倒退三千始得於斯

會得許你天下橫行復云忽有箇衲僧出云

錯一狀領過猶較些子雪竇錯何似天平錯

西院又出世據款結案總沒交涉且道畢竟如何打云錯

禪家流愛輕薄滿肚參來用不着這漢會則會

只是用不得尋常目視雲霄道他會得多少禪

及至向烘爐裏纔烹元來一點使不着五祖先

師道有一般人參禪如琉璃瓶裏搗糝糕相似

更動轉不得抖擻不出觸着便破若要活潑潑

地但參皮殼漏子禪直向高山上撲將下來亦



不被亦不壞。古人道：設使言前薦得，猶是滯殼。迷封直饒，句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堪悲堪笑。天平老却，謂當初悔行脚。雪竇道：堪悲他對人說不出，堪笑他會一肚皮禪。更使些子不着錯。錯這兩錯有者，道天平不會是錯。又有底道：無語底是錯。有什麼交涉？殊不知這兩錯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是他向上人行履處，如仗劍斬人，直取人咽喉。命根方斷，若向此劍刃上行，得便。七縱八橫，若會得兩錯，便可以見西院清風頓。

銷鑠雪竇上堂舉此話了，意道：錯我且問你雪竇，這兩錯何似天平錯？且叅三十年。

垂示云：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出世宗猷，金玉相振。通方作略，箭鋒相拄。徧界不藏，遠近齊彰。古今明辨，且道是什麼人境界？試舉看。

舉肅宗帝問忠國師如何是十身調御。

作家

君王大唐天子也，合知恁麼頭上捲輪冠脚下無憂履。國師云：檀越踏毗盧頂上行，須彌。

那畔把手共行，猶有這箇在。帝云：寡人不會。



何不領話可惜許好彩不分付帝當時便喝

更用會作什麼國師云莫認自己清淨法身

雖然葛藤却有出身處醉後郎當愁殺人

肅宗皇帝在東宮時已叅忠國師後來即位敬之愈篤出入迎送躬自捧車輦一日致箇問端來問國師云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云檀越踏毗盧頂上行國師平生一條脊梁骨硬如生鐵及至帝王面前如爛泥相似雖然答得廉纖却有箇好處他道你要會得檀越須是向毗盧頂顛

上行始得他却薦更道寡人不會國師後面忒煞郎當落草更注頭上底一句云莫錯認自己清淨法身所謂人人具足箇箇圓成看他一放一收八面受敵不見道善為師者應機設教看風使帆若只僻守一隅豈能回互看他黃檗老善能接人遇着臨濟三回便痛施六十棒臨濟當下便會去及至為裴相國葛藤忒煞此豈不是善為人師忠國師善巧方便接肅宗帝蓋為他有八面受敵底手段十身調御者即是十



種他受用身法報化三身卽法身也何故報化  
非真佛亦非說法者據法身則一片虛凝靈明  
寂照太原孚上座在揚州光孝寺講涅槃經有  
游方僧卽夾山典座在寺阻雪因往聽講講至  
三因佛性三德法身廣談法身妙理典座忽然  
失笑孚乃目顧講罷令請禪者問云某素智狹  
劣依文解義適來講次見上人失笑某必有所  
短乏處請上人說典座云座主不問卽不敢說  
座主旣問則不可不言某實是笑座主不識法

身孚云如此解說何處不是典座云請座主更  
說一徧孚曰法身之理猶若太虛豎窮三際橫  
亘十方彌綸八極包括二儀隨緣赴感靡不周  
徧典座曰不道座主說不是只識得法身量邊  
事實未識法身在孚曰旣然如是禪者當爲我  
說典座曰若如是座主暫輟講旬日於靜室中  
端然靜慮收心攝念善惡諸緣一時放却自窮  
究看孚一依所言從初夜至五更聞鼓角鳴忽  
然契悟便去叩禪者門典座曰阿誰孚曰某甲



典座咄曰教汝傳持大教代佛說法夜半爲什  
麼醉酒臥街孚曰自來講經將生身父母鼻孔  
扭捏從今日已後更不敢如是看他奇特漢豈  
只去認箇昭昭靈靈落在驢前馬後須是打破  
業識無一絲毫頭可得猶只得一半在古人道  
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但識常寂  
滅底莫認聲色但識靈知莫認妄想所以道假  
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達磨問二祖  
汝立雪斷臂當爲何事祖曰某甲心未安乞師

安心磨云將心來與汝安祖曰覓心了不可得  
磨曰與汝安心竟二祖忽然領悟且道正當恁  
麼時法身在什麼處長沙云學道之人不識真  
只爲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  
本來人如今人只認得箇昭昭靈靈便瞠眼努  
目弄精魂有什麼交涉只如他道莫認自己清  
淨法身且如自己法身你也未夢見在更說什  
麼莫認教家以清淨法身爲極則爲什麼却不  
教人認不見道認着依前還不是咄好便與棒



會得此意者始會他道莫認自己清淨法身雪  
竇嫌他老婆心切爭奈爛泥裏有刺豈不見洞  
山和尚接人有三路所謂玄路鳥道展手初機  
學道且向此三路行履僧問師尋常教學人行  
鳥道未審如何是鳥道洞山云不逢一人僧云  
如何行山云直須足下無私去僧云只如行鳥  
道莫便是本來面目否山云闍黎因什麼顛倒  
僧云什麼處是學人顛倒處山云若不顛倒爲  
什麼認奴作郎僧云如何是本來面目山云不

行鳥道須是見到這般田地地方有少分相應直  
下打疊教削迹吞聲猶是衲僧門下沙彌童行  
見解在更須回首塵勞繁興大用始得雪竇頌

云

**足下無私**

一作無絲

一國之師亦強名何必空花水月風過樹頭

搖南陽獨許振嘉聲果然坐斷要津千箇萬

箇中難得一箇半箇大唐扶得真天子可憐

生接得堪作何用接得暗衲僧濟什麼事曾

踏毗盧頂上行一切人何不恁麼去直得天



上天上下座作麼生踏鐵鎚擊碎黃金骨暢

快平生已在言前天地之間更何物茫茫四

海少知音全身擔荷撒沙撒土三千刹海夜

沉沉高着眼把定封疆你待人鬼窟裏去那

不知誰入蒼龍窟三十棒一棒也少不得拈

了也還會麼你諸人鼻孔被雪竇穿了也莫

錯認自己清淨法身  
一國之師亦強名南陽獨許振嘉聲此頌一似  
箇真贊相似不見道至人無名喚作國師亦是

強安各了國師之道不可比倫善能恁麼接入  
獨許南陽是箇作家大唐扶得真天子曾踏毗  
盧頂上行若是具眼衲僧眼腦須是向毗盧頂  
上行方見此十身調御佛謂之調御便是十號  
之一數也一身化十身十身化百身乃至千百  
億身大綱只是一身這一頌却易說後頌他道  
莫認自己清淨法身頌得水灑不着直是難下  
口說鐵鎚擊碎黃金骨此頌莫認自己清淨法  
身雪竇忒煞讚歎他黃金骨一鎚擊碎了也天



地之間更何物直須淨躑躑赤灑灑更無一物  
可得乃是本地風光一似三千刹海夜沉沉三  
千大千世界香水海中有無邊刹一刹有一海  
正當夜靜更深時天地一時澄澄底且道是什  
麼切忌作閉目合眼會若恁麼會正墮在毒海  
不知誰入蒼龍窟展脚縮脚且道是誰諸人鼻  
孔一時被雪竇穿却了也  
**沉沉** 一作澄澄  
垂示云收因結果盡始盡終對面無私元不曾  
說忽有箇出來道一夏請益爲什麼不曾說待

你悟來向你道且道爲復是當面諱却爲復別  
有長處試舉看

舉僧問巴陵如何是吹毛劍斬嶮陵云珊瑚

枝枝撐着月光吞萬象四海九州

巴陵不動干戈四海五湖多少人舌頭落地雲  
門接入正如此他是雲門的子弟亦各具箇作略  
是故道我愛韶陽新定機一生與人抽釘拔楔  
這箇話正恁麼地也於一句中自然具三句面  
蓋乾坤句截斷衆流句隨波逐浪句答得也不



妨竒特浮山遠錄公云未透底人參句不如參  
意透得底人參意不如參句雲門下有二尊宿  
答吹毛劍俱云了唯是巴陵答得過於了字此  
乃得句也且道了字與珊瑚枝枝撐着月是同  
是別前來道三句可辨一鏃遼空要會這話須  
是絕情塵意想淨盡方見他道珊瑚枝枝撐着  
月若更作道理轉見摸索不着此語是禪月懷  
友人詩曰厚似鐵圍山上鐵薄似雙城仙體纈  
蜀機鳳雛動蹙蹙珊瑚枝枝撐着月王凱家中

藏難掘顏回飢漢愁天雪古檜筆直雷不折雪  
衣石女蟠桃缺佩入龍宮步遲遲繡簾銀篋何  
參差卽不知驪龍失珠知不知巴陵於句中取  
一句答吹毛劍則是快劍刃上吹毛試之其毛  
自斷乃利劍謂之吹毛也巴陵只就他問處便  
答這僧話頭落也不知頌云

要平不平細若蚍蜉大丈夫漢須是恁麼大  
巧若拙不動聲色藏身露影或指或掌看果

然這箇不是倚天照雪斬覷着則瞎大冶兮



磨礪不下

更用煅煉作什麼干將莫能求良

工兮拂拭未歇

人莫能行直饒干將出來也

倒退三千

別別咄有什麼別處讚歎有分珊

珊瑚枝枝撐着月

三更月落影照寒潭且道向

什麼處去直得天下太平醉後郎當愁殺人

要平不平大巧若拙古有俠客路見不平以強

凌弱卽飛劍取強者頭所以宗師家眉藏寶劍

袖掛金鎚以斷不平之事大巧若拙巴陵答處

要平不平之事爲他語忒煞傷巧返成拙相似

何故爲作不當面揮來却去僻地裏一截暗取

人頭而人不覺或指或掌倚天照雪會得則如

倚天長劍凜凜神威古人道心月孤圓光吞萬

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復是何物此

寶劍或現在指上忽現掌中昔日慶藏主說到

這裏豎手云還見麼也不必在手指上也雪竇

借路經過教你見古人意且道一切處不可不

是吹毛劍也所以道三汲浪高魚化龍癡人猶

辱夜塘水祖庭事苑載孝子傳云楚王夫人嘗



夏乘涼抱鐵柱感孕後產一鐵塊楚王令干將  
鑄爲劍三年乃成雙劍一雌一雄干將密留雄  
以雌進於楚王王秘於匣中常聞悲鳴王問羣  
臣臣曰劍有雌雄鳴者憶雄耳王大怒卽收干  
將殺之干將知其應乃以劍藏屋柱中因囑妻  
莫耶曰日出北戶南山其松松生於石劍在其  
中妻後生男名眉間赤年十五問母曰父何在  
母乃述前事久思惟剖柱得劍日夜欲爲父報  
讎楚王亦募覓其人宣言有得眉間赤者厚賞

之眉間赤遂逃俄有客曰子得非眉間赤邪曰  
然客曰吾甌山人也能爲子報父讎赤曰父昔  
無辜枉被茶毒君今惠念何所須邪客曰當得  
子頭并劍赤乃與劍并頭客得之進於楚王王  
大喜客曰願煎油烹之王遂投於鼎中客詣於  
王曰其首不爛王方臨視客於後以劍擬王頭  
墮鼎中於是二首相齧客恐眉間赤不勝乃自  
刎以助之三頭相齧尋亦俱爛川本無此雪竇  
道此劍能倚天照雪尋常道倚天長劍光能照



雪這些子用處直得大治兮磨礱不下任是良  
工拂拭也未歇良工即干將是也故事自顯雪  
實領了末後顯出道別別也不妨奇特別有好  
處與尋常劍不同且道如何是別處珊瑚枝枝  
撐着月可謂光前絕後獨據寰中更無等匹畢  
竟如何諸人頭落也老僧更有一小偈  
萬斛盈舟信手拏却因一粒甕吞蛇  
拈提百轉舊公案撒却時人幾眼沙  
佛果園悟禪師碧岩集卷第十終

鶻

五各切

併

補卸必

屨

下木切

湫

古活切

岌

魚及切

嶢陡

上五各切

控

竹栗

擲

女卓女革二

盪

於蓋塵也

遲明

上音

皖

花板

餽

丁回切蜀人

漪

於宜

簞

徒黠切

浙江嘉興府楞嚴寺經坊餘貨刻此  
碧岩集卷第十計字一万四千三百二十八個  
該銀十一兩四錢零六分四厘  
順治十一年六月 日般若堂識



後序

雪竇頌古百則藜林學道詮要也其間取譬經論或儒家文史以發明此事非具眼宗匠時爲後學擊揚剖析則無以知之

圓悟老師在成都時予與諸人請益其說師後任夾山道林復爲學徒扣之凡三提宗綱語雖不同其旨一也門人掇而錄之既二十年矣師未嘗過而問焉流傳四方或致踳駁諸方且用其言以其道不能尋繹之而妄有改作則此書

遂廢矣學者幸諦其傳焉

宣和乙巳春暮上休罕人門友無黨記

詳觀斯集北板差誤數事乃前人校正之不完也且如一卷中西園爲西園本曇藏禪師乃馬祖之嗣住南嶽西園蘭若故號西園又九卷中雲居簡誤爲雲巖本洞下道膺禪師法嗣乃道簡也住南康軍雲居寺故號雲居二事詳五燈會元又五卷中習字爲卽字八



卷中謂此劫石長四十里廣八萬由旬厚亦爾文義尤違愚恐先定由旬之數全云一由旬長四十里後陳石之縱廣今既改正故不借管見姑存于此達者覽之幸勿金根之謬耳

宣味了已春春上谷谷人四又...

碧巖集卷第十校譌

第一紙九行好下和本有第三紙十一行串云

本有撥七恭第四紙七行蝦蟆和本並元本作

本作又直十一行蝦蟆第五紙九行蟹蠶和本

第十紙十五行打去非也第十三紙十八行說得

本有醫壹計第十八紙十八行博及和本作第十九紙初行參叩和

將樹反過也六字十七行來也下和第二十紙十二行頌下和

本並元本有腕戶版切明負六字第二十八紙十三行召云和本作召去非也十五行印開

和本作即開非也十六行窄和本作窄非也

碧巖集卷第十校譌



**第二十九紙**

四行驢和本作爺六行撒癡和本  
有游於宜切作軒知十五行人下和本並元本

**第三十紙**

八行思明以衣袖拂一  
水交也七字拂院云侍者收取明云

十六字和本作明把院手指一指院云侍者收  
取思明以衣袖拂一拂便行院云阿刺令二十

八字元本同今本九行本和本並元本  
作來十四行後學和本並元本作後大

**五紙**

四行八面和本作入面非也十  
紙並元本作咄第三十九紙

**紙**

十五行你和本第三十九紙  
並元本作咄和十三行澄澄底

**第四十紙**

十七行雙城和本第四十一紙  
並元本作雙成和本

十行能求和本作能來元本同今本十四  
行人下和本及元本有蠅蟻音昆浮五字

**十二紙**

十二行雌進和本第四十三紙  
並元本作進雌眼沙下

**第四十四紙**

十七行第四十四紙  
和元本並元本有語音待

欺也鬻倪結切噉十字第四十四紙  
元本作和元本並

且因第四十五紙  
本有重刊疏等後序四

種明本除之因不補入







雖<sub>レ</sub>所不免<sub>二</sub>古<sub>レ</sub>匠<sub>レ</sub>落地爭<sub>レ</sub>奈  
學<sub>レ</sub>徒沈<sub>レ</sub>句<sub>レ</sub>溺<sub>レ</sub>言<sub>レ</sub>妙喜禪師  
欲<sub>レ</sub>倚<sub>二</sub>這弊<sub>レ</sub>秦<sub>レ</sub>火<sub>レ</sub>一起<sub>レ</sub>沒<sub>レ</sub>拉  
搥<sub>レ</sub>堆<sub>レ</sub>於是禪林艾<sub>レ</sub>枝蔓<sub>レ</sub>脫  
羈<sub>レ</sub>鎖<sub>レ</sub>葛<sub>レ</sub>藤<sub>レ</sub>元<sub>レ</sub>大<sub>レ</sub>懷<sub>レ</sub>中<sub>レ</sub>萬<sub>レ</sub>中  
張<sub>レ</sub>氏<sub>レ</sub>招<sub>レ</sub>換<sub>レ</sub>逸<sub>レ</sub>燿<sub>レ</sub>再<sub>レ</sub>耀<sub>レ</sub>乎<sub>レ</sub>世

餘<sub>レ</sub>光<sub>レ</sub>竟<sub>レ</sub>乃<sub>レ</sub>覺<sub>レ</sub>於<sub>レ</sub>日<sub>レ</sub>東<sub>レ</sub>又<sub>レ</sub>永  
平<sub>レ</sub>元<sub>レ</sub>禪<sub>レ</sub>西<sub>レ</sub>踰<sub>レ</sub>溷<sub>レ</sub>入<sub>レ</sub>宋<sub>レ</sub>親<sub>レ</sub>身  
携<sub>レ</sub>耒<sub>レ</sub>二<sub>レ</sub>本<sub>レ</sub>傳<sub>レ</sub>桑<sub>レ</sub>城<sub>レ</sub>泊<sub>レ</sub>乎<sub>レ</sub>數  
百<sub>レ</sub>歲<sub>レ</sub>仰<sub>レ</sub>梓<sub>レ</sub>布<sub>レ</sub>市<sub>レ</sub>井<sub>レ</sub>齧<sub>レ</sub>幢<sub>レ</sub>翻  
毘<sub>レ</sub>迦<sub>レ</sub>豈<sub>レ</sub>非<sub>レ</sub>復<sub>レ</sub>俾<sub>レ</sub>序<sub>レ</sub>徒<sub>レ</sub>陷<sub>レ</sub>葛  
藤<sub>レ</sub>窠<sub>レ</sub>裡<sub>レ</sub>耶<sub>レ</sub>山<sub>レ</sub>僧<sub>レ</sub>層<sub>レ</sub>日<sub>レ</sub>獲<sub>レ</sub>明



弘湛二公校讐所鑿新本  
 發軸閱之字畫方正勝於  
 世所流之方策見者竒之  
 丐傳于世遂與其言以明  
 刻本直粘刊棗兼訂蘇訓  
 昇割刷氏六攀葛藤深根

國蕭是山僧罪科知而故  
 犯耳肯元祖崇舍壬申佛  
 成道日京師大應禪寺嗣  
 祖少門伯映嘉焚盟摺書





元祿第六歲次癸酉仲秋日刊行

朕心門於類考類纂

有直日京師大新報

公月昔天麻海合小甲

國權國心七卷類考類纂



